

# 历代科学与思想学术文献

## 水经注 下

凡早稻种，秋初收藏，当午辐射，烈日火气在雨，入仓库中，莫闻太  
息，则其谷穗带暑气（勤农之家偏受此患）。明年田有熟肥，土脉发  
烧，东南风助暖，则尽发炎火，大坏苗穗。此一灾也。若种谷晚稼入  
库，或冬至数九天收贮雪水、冰水一瓮（立春即不验），清明播种时  
每石以数碗澈酒，立解暑气，则保从东南风暖，而此苗清秀异常矣。  
（崇农种内 反怒鬼神）

凡秧沈脚未定，遇雨连绵，则损折过半。此四灾也。遇天晴三  
日，则轻轻皆生矣。

凡秧沈脚未定，遇雨连绵，则损折过半。此四灾也。遇天晴三  
日，则轻轻皆生矣。

凡苗既长之后，苗土肥泽过盛，南风重热，苗内生虫（形似蚕虫）  
日，则轻轻皆生矣。



历代科学与思想学术文献

水经注·下

北魏·郦道元撰



远方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经注/华辰编. - 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2007.5  
(历代科学与思想学术文献)

ISBN 978 - 7 - 80723 - 230 - 8

I. 水… II. 华… III. 古水道 - 历史地理 - 中国  
IV. K928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3838 号

## 历代科学与思想学术文献(水经注·下)

---

主 编:华 辰

责任编辑:王月霞

装帧设计:辉煌时代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电 话:0471 - 4919981(发行部)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2552 千字

印 张:111.75

版 次:200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3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978 - 7 - 80723 - 230 - 8

定 价:528.00 元(16 册)

---

## 水经注卷二十六

沫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潍水 胶水

沫水出琅邪东莞县西北山，

大弁山与小泰山连麓而异名也。引控众流，积以成川。东南流，径邳乡南，南去县八十许里。城有三面而不周于南，故俗谓之半城。沫水又东南流，左合岘水。水北出大岘山，东南流，径邳乡东，东南流注于沫水也。

东南过其县东，

沫水左与箕山之水合。水东出诸县西箕山，刘澄之以为许由之所隐也，更为巨谬矣。其水西南流，注于沫水也。

又东南过莒县东，

《地理志》曰：莒子之国，盈姓也，少昊后。《列女传》曰：齐人杞梁殖葬莒，战死，其妻将赴之，道逢齐庄公，公将吊之。杞梁妻曰：如殖死有罪，君何辱命焉？如殖无罪，有先人之敝庐在下，妾不敢与郊吊。公旋车吊诸室，妻乃哭于城下，七日而城崩。故《琴操》云：殖死，妻援琴作歌曰：乐莫乐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别离。哀感皇天，城为之墮。即是城也。其城三重，并悉崇峻，惟南开一门。内城方十二里，郭周四十许里。《尸子》曰：莒君好鬼巫而国亡。无知之难，小白奔焉。乐毅攻齐，守险全国。秦始皇县之。汉兴，以为城阳国，封朱虚侯章治莒。王莽之营陵也。光武合

城阳国为琅邪国，以封皇子京，雅好宫室，穷极伎巧，壁带饰以金银。明帝时，京不安营，移治开阳矣。沐水又南，袁公水东出清山，遵坤维而注沐。沐水又南，浔水注之。水出于巨公之山，西南流，旧堨以溉田，东西二十里，南北十五里。浔水又西南流入沐，沐水又南与葛陂水会。水发三柱山，西南流，径辟土城南，世谓之辟阳城。《史记·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》曰：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城阳共王子节侯刘壮为侯国也。其水于邑，积以为陂，谓之辟阳湖。西南流，注入沐水也。

又南过阳都县东，入于沂。

沐水自阳都县又南，会武阳沟水。水东出仓山，山上有故城，世谓之监官城，非也。即古有利城矣。汉武帝元朔四年，封城阳共王子刘钉为侯国也。其城因山为基，水导山下西北流，谓之武阳沟。又西至即丘县，注于沐。沐水又南径东海郡即丘县，故《春秋》之祝丘也。桓公五年，《经》书：齐侯、郑伯如纪，城祝丘。《左传》曰：齐郑朝纪，欲袭之。汉立为县，王莽更之曰就信也。《郡国志》曰：自东海分属琅邪。阚骃曰：即祝鲁之音，盖字承读变矣。沐水又南径东海厚丘县，王莽更之曰祝其亭也。分为二渎，一渎西南出，今无水，世谓之枯沐。一渎南径建陵县故城东，汉景帝六年，封卫绾为侯国，王莽更之曰付亭也。沐水又南径建陵山西。魏正光中，齐王之镇徐州也，立大堨，遏水西流，两渎之会，置城防之，曰曲沐戍。自堨流三十里，西注沐水旧渎，谓之新渠。旧渎自厚丘西南出，左会新渠，南入淮阳宿预县，注泗水。《地理志》所谓至下邳注泗者也。《经》言于阳都入沂，非矣。沐水左渎自大堰水断，故渎东南出，桑堰水注之。水出襄贲县，泉流东注沐渎，又南，左合横沟水，水发渎右，东入沐之故渎。又南暨于遏。其水西南流，径司

吾山东。又径司吾县故城西。《春秋左传》，楚执钟吾子以为司吾县，王莽更之曰息吾也。又西南至宿预注泗水也。沐水故渎，自下堰，东南径司吾城东，又东南历祖口城中。祖水出于楚之祖地。《春秋》襄公十年，《经》书公与晋及诸侯会吴于祖。京相璠曰：宋地。今彭城逼阳县西北有祖水沟，去逼阳八十里。东南流，径傅阳县故城东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故逼阳国也。《春秋左传》襄公十年夏，四月戊午，会于祖。晋荀偃、士匄请伐逼阳而封宋向戌焉。荀罛曰：城小而固，胜之不武，弗胜为笑。固请，丙寅，围之，弗克。孟氏之臣秦堇父，辇重如役。逼阳人启门，诸侯之士门焉。县门发，酈人纥抉之以出门者。狄虒弥建大车之轮，而蒙之以甲，以为橹，左执之，右拔戟，以成一队。孟献子曰：《诗》所谓有力如虎者也。主人县布，堇父登之，及堞而绝之，坠，则又县之。苏而复上者三。主人辞焉，乃退，带其断以徇于军三日。诸侯之师久于逼阳，请归。智伯怒曰：七日不克，尔乎取之，以谢罪也。荀偃、士匄攻之，亲受矢石，遂灭之，以逼阳子归，献于武宫，谓之夷俘。逼阳，妘姓也。汉以为县，汉武帝元朔三年，封齐孝王子刘就为侯国，王莽更之曰辅阳也。《郡国志》曰：逼阳有祖水。祖水又东南，乱于沂而注入沐，谓之祖口，城得其名矣。东南至朐县，入游注海也。

巨洋水出朱虚县泰山北，过其县西，

泰山，即东小泰山也。巨洋水，即《国语》所谓具水矣。袁宏谓之巨昧，王韶之以为巨蔑，亦或曰朐洙，皆一水也，而广其目焉。其水北流，径朱虚县故城西。汉惠帝二年，封齐悼惠王子刘章为侯国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丹山在西南，丹水所出，东入海。丹水由朱虚丘阜矣，故言朱虚。城西有长坂远峻，名为破车。岘城东北二十里有丹山，世谓之凡山，

县在西南，非山也。丹、凡字相类，音从字变也。丹水有二源，各导一山，世谓之东丹、西丹水也。西丹水自凡山北流，径剧县故城东，东丹水注之。水出方山，山有二水，一水即东丹水也。北径县，合西丹水而乱流，又东北出径澨薄润北。澨水亦出方山，流入平寿县，积而为渚，水盛则北注，东南流，屈而东北流，径平寿县故城西，而北入丹水，谓之鱼合口。丹水又东北径望海台东，东北注海，盖亦县所氏者也。

又北过临朐县东，

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，熏冶泉水注之，水出西溪，飞泉侧瀨，于穷坎之下，泉溪之上。源麓之侧，有一祠，目之为治泉祠。按《广雅》，金神谓之清明，斯地盖古治官所在，故水取称焉。水色澄明，而清泠特异，渊无潜石，浅镂沙文，中有古坛，参差相对，后人微加功饰，以为嬉游之处。南北邃岸凌空，疏木交合。先公以太和中，作镇海岱，余总角之年，侍节东州。至若炎夏火流，闲居倦想，提琴命友，嬉娱永日，桂笋寻波，轻林委浪，琴歌既洽，欢情亦畅，是焉栖寄，实可凭衿。小东有一湖，佳饶鲜笋，匪直芳齐芍药，实亦洁并飞鳞。其水东北流入巨洋，谓之熏冶泉。又径临朐县故城东。城，古伯氏骈邑也。汉武帝元朔元年，封菑川懿王子刘奴为侯国。应劭曰：临朐，山名也。故县氏之。朐亦水名，其城侧临朐川，是以王莽用表厥称焉。城上下沿水，悉是刘武皇北伐广固，营垒所在矣。巨洋又东北径委粟山东，孤阜秀立，形若委粟。又东北，洋水注之。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，东南径逢山祠西。洋水又东南，历逢山下，即石膏山也。山麓三成，壁立直上，山上有石鼓，鸣则年凶。郭缘生《续述征记》曰：逢山在广固南三十里，有祠并石鼓，齐地将乱，石人辄打石鼓，声闻数十里。洋水历其

阴而东北流，世谓之石沟水。东北流，出于委粟山北，而东注于巨洋，谓之石沟口。然是水下流，亦有时通塞，及其春夏水泛，川澜无辍，亦或谓之为龙泉水。《地理志》：石膏山，洋水所出是也。今于此县，惟是渎当之，似符群证矣。巨洋水又东北，得邛泉口，泉源西出平地，东流注于巨洋水。巨洋水又北会建德水，水西发逢山阜，而东流入巨洋水也。

又北过剧县西，

巨洋水又东北合康浪水，水发县西南岷山，无事树木，而圆峭孤峙，巘崿分立。左思《齐都赋》曰：岷岭镇其左是也。康浪水北流，注于巨洋。巨洋又东北径剧县故城西，古纪国也。《春秋》庄公四年，纪侯不能下齐，以与弟季大去其国，违齐难也。后改曰剧，故《鲁连子》曰：朐剧之人，辩者也。汉文帝十八年，别为菑川国，后并北海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菑川懿王子刘错为侯国，王莽更之曰俞县也。城之北侧有故台，台西有方池。晏谟曰：西去齐城九十七里，耿弇破张步于临淄，追至巨洋水上，僵尸相属。即是水也。巨洋又东北径晋龙骧将军、幽州刺史辟闾浑墓东，而东北流。墓侧有一坟，甚高大，时人咸谓之为马陵，而不知谁之丘垄也。巨洋水又东北径益县故城东，王莽更之曰涤荡也。晏谟曰：南去齐城五十里，司马宣王伐公孙渊，北徙丰人住于此城，遂改名为南丰城也。又东北积而为潭，枝津出焉，谓之百尺沟。西北流，径北益都城。汉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刘胡为侯国。又西北流而注于巨淀矣。

又东北过寿光县西，

巨洋水自巨淀湖东北流，径县故城西，王莽之翼平亭也。汉光武建武二年，封更始子鲤为侯国。城之西南，水东有孔子石室，故庙堂也。中有孔子像，弟子问经，既无碑志，未详

所立。巨洋又东北流，尧水注之。水出剧县南角崩山，即故义山也，俗人以其山角若崩，因名为角崩山，亦名为角林山，皆世俗音讹也。水，即蕡水矣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剧县有义山，蕡水所出也。北径嶧山东，俗亦名之为青山矣。尧水又东北径东西寿光二城间。应劭曰：寿光县有灌亭。杜预曰：在县东南，斟灌国也。又言斟亭在平寿县东南，平寿故城在白狼水西，今北海郡治。水上承营陵县之下流，东北径城东，西入别画湖，亦曰朕怀湖。湖东西二十里，南北三十里，东北入海。斟亭在溉水东，水出桑犊亭东覆甑山。亭，故高密郡治，世谓之故郡城。山谓之塔山，水曰鹿孟水，亦曰戾孟水，皆非也。《地理志》：桑犊，北海之属县矣。有覆甑山，溉水所出，北径斟亭西北，合白狼水。按《地理志》：北海有斟县。京相璠曰：故斟寻国，禹后。西北去灌亭九十里。溉水又北径寒亭西，而入别画湖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平寿有斟城，有寒亭。薛瓒《汉书集注》云：按《汲郡古文》，相居斟灌，东郡灌是也。明帝以封周后，改曰卫。斟寻在河南，非平寿也。又云：太康居斟寻，羿亦居之，桀又居之。《尚书序》曰：太康失国，兄弟五人，築于河汭，此即太康之居，为近洛也。余考瓒所据，今河南有寻地，卫国有观土，《国语》曰：启有五观，谓之奸子。五观，盖其名也，所处之邑，其名曰观。皇甫谧曰：卫地。又云：夏相徙帝丘，依同姓之诸侯于斟寻氏。即《汲冢书》云相居斟灌也。既依斟寻，明斟寻非一居矣。穷后既仗善射篡相，寒浞亦因逢蒙弑羿，即其居以生浇，因其室而有蕡。故《春秋》襄公四年，魏绛曰：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，处浇于过，处蕡于戈。是以伍员言于吴子曰：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是也。有夏之遗臣曰靡，事羿，羿之死也，逃于鬲氏。今鬲县也。收斟灌、斟寻二国之余烬，杀寒浞而立少康，灭之，有穷遂亡。

也。是盖寓其居而生其称，宅其业而表其邑，纵遗文沿褫，亭郭有传，未可以彼有灌目，谓专此为非，舍此寻名，而专彼为是。以土推传，应氏之据亦可按矣。尧水又东北注巨洋。伏琛、晏谟并言，尧尝顿驾于此，故受名焉，非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蕤水自剧东北，至寿光入海。沿其径趣，即是水也。

又东北入于海。

巨洋水东北径望海台西，东北流。伏琛、晏谟并以为平望亭在平寿县故城西北八十里，古县；又或言秦始皇升以望海，因曰望海台，未详也。按《史记》，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菑川懿王子刘赏为侯国。又东北注于海也。

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，

淄水出县西南山下，世谓之原泉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原山，淄水所出。故《经》有原山之论矣。《淮南子》曰：水出自饴山，盖山别名也。东北流，径莱芜谷，屈而西北流，径其县故城南。《从征记》曰：城在莱芜谷，当路阻绝，两山间道，由南北门。汉末，有范史云为莱芜令，言莱芜在齐，非鲁所得。引旧说云：齐灵公灭莱，莱民播流此谷，邑落荒芜，故曰莱芜。《禹贡》所谓莱夷也。夹谷之会，齐侯使莱人以兵劫鲁侯，宣尼称夷不乱华是也。余按泰无、莱柞，并山名也，郡县取目焉。汉高祖置。《左传》曰：与之无山及莱柞是也。应劭《十三州记》曰：太山莱芜县，鲁之莱柞邑。淄水又西北，转径城西，又东北流，与一水合。水出县东南，俗谓之家桑谷水。《从征记》名曰圣水。《列仙传》曰：鹿皮公者，淄川人也，少为府小史，才巧，举手成器。山岑上有神泉，人不能到，小史白府君，请木工斤斧三十人，作转轮，造县阁，意思横生，数十日，梯道成，上其巅，作祠屋留止其旁。其二间以自固，食芝草，饮神泉，七十余年。淄

水来山下，呼宗族得六十余人，命上山半，水出尽漂一郡，没者万计。小史辞遣家室，令下山著鹿皮衣，升阁而去。后百余年下，卖药齐市也。其水西北流，注淄水，淄水又北出山，谓之莱芜口，东北流者也。

东北过临淄县东，

淄水自山东北流，径牛山西，又东径临淄县故城南，东得天齐水口，水出南郊山下，谓之天齐渊。五泉并出，南北三百步，广十步。山即牛山也。左思《齐都赋》曰：牛岭镇其南者也。水在齐八祠中，齐之为名起于此矣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齐所以为齐者，即天齐渊名也。其水北流，注于淄水，淄水又东径四豪冢北。水南山下，有四冢，方基圆坟，咸高七尺，东西直列，是田氏四王冢也。淄水又东北径荡阴里西。水东有冢，一基三坟，东西八十步，是列士公孙接、田开疆、古治子之坟也。晏子恶其勇而无礼，投桃以毙之。死，葬阳里，即此也。淄水又北径其城东。城临淄水，故曰临淄，王莽之齐陵县也。《尔雅》曰：水出其前，左为营丘，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，赐之以四履，都营丘为齐。或以为都营陵。《史记》周成王封师尚父于营丘，东就国，道宿，行迟，莱侯与之争营丘。逆旅之人曰：吾闻时难得而易失，客寝安，殆非就封者也。太公闻之，夜衣而行至营丘。陵亦丘也。献公自营丘徙临淄。余按营陵城南无水，惟城北有一水，世谓之白狼水，西出丹山，俗谓凡山也，东北流，由《尔雅》出前左之文，不得以为营丘矣。营丘者，山名也。《诗》所谓子之营兮，遭我乎峱之间兮。作者多以丘陵号同，缘陵又去莱差近，咸言太公所封。考之《春秋经》书，诸侯城缘陵。《左传》曰迁杞也。《毛诗》郑注，并无营字，瓒以为非近之。今临淄城中有丘，在小城内，周回三百步，高九丈，北降丈五，淄水出其前，故有营丘之名，与《尔雅》相

符。城对天齐渊，故城有齐城之称。是以晏子言始爽鸠氏居之，逢伯陵居之，太公居之。又曰：先君太公筑营之丘，季札观风，闻齐音曰：泱泱乎，大风也哉！表东海者，其太公乎？田巴入齐，过淄自镜。郭景纯言齐之营丘，淄水径其南及东也，非营陵明矣。献公之徙，其犹晋氏深翼名绛，非谓自营陵而之也。其外郭，即献公所徙临淄城也，世谓之虏城。言齐湣王伐燕，燕王哙死，虏其民实诸郭，因以名之。秦始皇三十四年，灭齐为郡，治临淄。汉高帝六年，封子肥于齐为王国，王莽更名济南也。《战国策》曰：田单为齐相，过淄水，有老人涉淄而出，不能行，坐沙中，单乃解裘于斯水之上也。

又东过利县东，

淄水自县东北流，径东安平城北。又东径巨淀县故城南。征和四年，汉武帝幸东莱，临大海，三月耕巨淀，即此也。县东南则巨淀湖，盖以水受名也。淄水又东北径广饶县故城南。汉武帝元鼎中，封菑川靖王子刘国为侯国。淄水又东北，马车渎水注之。受巨淀，淀即浊水所注也。吕忱曰：浊水一名溷水，出广县为山，世谓之冶岭山。东北流，径广固城西。城在广县西北四里，四周绝涧，阻水深隍，晋永嘉中，东莱人曹嶷所造也。水侧山际，有五龙口。义熙五年，刘武帝伐慕容超于广固也，以藉险难攻，兵力劳弊，河间人玄文说裕云：昔赵攻曹嶷，望气者以为渑水带城，非可攻拔，若塞五龙口，城当必陷。石虎从之，嶷请降。降后五日，大雨，雷电震开。后慕容恪之攻段龛，十旬不拔，塞口而龛降，降后无几，又震开之。今旧基犹存，宜试修筑。裕塞之，超及城内男女皆悉脚弱，病者大半，超遂出奔，为晋所擒也。然城之所跨，实凭地险，其不可固城者在此。浊水东北流，径尧山东。《从征记》曰：广固城北三里，有尧山

祠。尧因巡狩登此山，后人遂以名山，庙在山之左麓，庙像东面，华宇修整，帝图严饰，轩冕之容穆然，山之上顶，旧有上祠，今也毁废，无复遗式。盘石上尚有人马之迹，徒黄石而已，惟刀剑之踪逼真矣。至于燕锋代锷，魏铗齐铻，与今剑莫殊，以密模写，知人功所制矣。西望胡公陵，孙畅之所云：青州刺史傅弘仁，言得铜棺隶书处。浊水又东北流，径东阳城北，东北流，合长沙水。水出逢山北阜，世谓之阳水也。东北流，径广县故城西。旧青州刺史治，亦曰青州城。阳水又东北流，石井水注之。水出南山，山顶洞开，望若门焉，俗谓是山为磐头山。其水北流注井，井际广城东侧，三面积石，高深一匹有余。长津激浪，瀑布而下，澎湃之音，惊川聒谷，湍奔之势，状同洪河。北流入阳水。余生长东齐，极游其下，于中阔绝，乃积绵载。后因王事，复出海岱。郭金紫惠同石井，赋诗言意，弥日嬉娱，尤慰羁心，但恨此水时有通塞耳。阳水东径故七级寺禅房南。水北则长庑遍驾，迥阁承阿，林之际则绳坐疏班，锡钵间设，所谓修习释子，眇眇禅栖者也。阳水又东径东阳城东南。义熙中，晋青州刺史羊穆之筑此，以在阳水之阳，即谓之东阳城。世以浊水为西阳水故也。水流亦有时穷通，信为灵矣。昔在宋世，是水绝而复流，刘晃赋《通津》焉。魏太和中，此水复竭，辍流积年，先公除州，即任未期，是水复通，澄映盈川，所谓幽谷枯而更溢，穷泉辍而复流矣。海岱之士，又颂通津焉。平昌龙民孙道相颂曰：惟彼涌泉，竭逾三龄，祈尽圭璧，渴穷斯牲，道从隆替，降由圣明。耋民河间赵嶷颂云：敷化未期，元泽潜施，枯源扬澜，涸川涤陂。北海郭钦曰：先政辍津，我后通洋。但颂广文烦，难以具载。阳水又北屈径汉城阳景王刘章庙东，东注于巨洋。后人揭断，令北注浊水。时人通谓浊水为阳水，故有南阳、北阳水之论。二

水浑流，世谓之为长沙水也，亦或通名之为渢水。故晏谟、伏琛为《齐记》，并云东阳城既在渢水之阳，宜为渢阳城，非也。世又谓阳水为洋水，余按群书，盛言洋水出临朐县，而阳水导源广县，两县虽邻，川土不同，于事疑焉。浊水又北径臧氏台西，又北径益城西，又北流注巨淀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广县为山，浊水所出，东北至广饶入巨淀，巨淀之右，又有女水注之。水出东安平县之蛇头山，《从征记》曰：水西有桓公冢，甚高大，墓方七十余丈，高四丈，圆坟围二十余丈，高七丈余，一墓方七丈。二坟，晏谟曰：依《陵记》非葬礼，如承世故，与其母同墓而异坟，伏琛所未详也。冢东山下女水，原有桓公祠，侍其衡奏魏武王所立，曰：近日路次齐郊，瞻望桓公坟垄，在南山之阿，请为立祀，为块然之主。郭缘生《述征记》曰：齐桓公冢，在齐城南二十里，因山为坟，大冢东有女水，或云齐桓公女冢在其上，故以名水也。女水导川东北流，甚有神焉，化隆则水生，政薄则津竭。燕建平六年，水忽暴竭，玄明恶之，寝病而亡。燕太上四年，女水又竭，慕容超恶之，燕祚遂沦。女水东北流，径东安平县故城南。《续述征记》曰：女水至安平城南，伏流十五里，然后更流，北注阳水。城，故酈亭也。《春秋》鲁庄公三年，纪季以酈入齐。《公羊传》曰：季者何？纪侯弟也。贤其服罪，请酈以奉五祀，田成子单之故邑也。后以为县，博陵有安平，故此加东也。世祖建武七年，封菑川王子刘茂为侯国。又径东安平城东，东北径垄丘东，东北入巨淀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菟头山，女水所出，东北至临淄，入巨淀，又北为马车渎，北合淄水。又北，时渢之水注之。时水出齐城西北二十五里，平地出泉，即如水也。亦谓之源水。因水色黑，俗又目之为黑水。西北径黄山东，又北历愚山东，有愚公冢。时水又屈而径杜山北。有愚公谷，齐桓公

时，公隐于谷，邻有认其驹者，公以与之。山即杜山之通阜，以其人状愚，故谓之愚公。水有石梁，亦谓之为石梁水。又有涵水注之。水出时水东，去临淄城十八里，所谓涵中也。俗以涵水为宿留水，西北入于时水。孟子去齐，三宿而后出涵，故世以此而变水名也。水南山西，有王歎墓，昔乐毅伐齐，贤而封之，歎不受，自缢而死。水侧有田引水，溉迹尚存。时水又西北径西安县故城南。本渠丘也，齐大夫雍廪之邑矣。王莽更之曰东宁。时水又西至石洋堰，分为二水，谓之石洋口。枝津西北至梁邹入济。时水又北径西安城西，又北，京水、系水注之。水出齐城西南，世谓之寒泉也。东北流，直申门西，京相璠、杜预并言申门，即齐城南面西第一门矣，为申池。昔齐懿公游申池，邴歎、阎职二人，害公于竹中。今池无复仿佛，然水侧尚有小小竹木，以时遗生也。左思《齐都赋注》：申池，在海滨齐藪也。余按《春秋》襄公十八年，晋伐齐，戊戌，伐雍门之萩。己亥，焚雍门，壬寅，焚东北二郭，甲辰，东侵及潍，南及沂，而不言北掠于海。且晋献子尚不辞死以逞志，何容对仇敌而不惩，暴草木于海嵎乎？又炎夏火流，非远游之辰，懿公见弑，盖是白龙鱼服，见困近郊矣。左氏舍近举远，考古非矣。杜预之言，有推据耳。系水傍城北流，径阳门西。水次有故封处，所谓齐之稷下也。当战国之时，以齐宣王喜文学，游说之士，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子、慎到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赐列第为上大夫，不治而论议，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，且数百十人。刘向《别录》以稷为齐城门名也。谈说之士，期会于稷门下，故曰稷下也。《郑志》，张逸问《书赞》云：我先师棘下生，何时人？郑玄答云：齐田氏时，善学者所会处也，齐人号之棘下生，无常人也。余按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二年，莒子如齐，盟于稷门之外。汉以叔孙通为博士，

号稷嗣君。《史记音义》曰：欲以继踪齐稷下之风矣。然棘下又是鲁城内地名。《左传》定公八年，阳虎劫公，伐孟氏，入自上东门，战于南门之内，又战于棘下者也。盖亦儒者之所萃焉。故张逸疑而发问，郑玄释而辩之，虽异名互见，大归一也。城内有故台，有营丘，有故景王祠，即朱虚侯章庙矣。《晋起居注》云：齐有大蛇，长三百步，负小蛇，长百余步，径于市中，市人悉观，自北门所入处也。北门外东北二百步，有齐相晏婴家宅。《左传》：晏子之宅近市，景公欲易之，而婴弗更，为诫曰：吾生则近市，死岂易志。乃葬故宅，后人名之曰清节里。系水又北径临淄城西门北，而西流径梧宫南。昔楚使聘齐，齐王飨之梧宫，即是宫矣。其地犹名梧台里。台甚层秀，东西百余步，南北如减，即古梧宫之台。台东即阙子，所谓宋愚人得燕石处。台西有《石杜碑》，犹存。汉灵帝熹平五年立，其题云梧台里。系水又西径葵丘北。《春秋》庄公八年，襄公使连称、管至父戍葵丘。京相璠曰：齐西五十里，有葵丘地，若是，无庸戍之。僖公九年，齐桓会诸侯于葵丘，宰孔曰：齐侯不务修德而勤远略。明葵丘不在齐也。引河东汾阴、葵丘，山阳西北葵城，宜在此，非也。余原《左传》连称、管至父之戍葵丘，以瓜时为往还之期。请代弗许，将为齐乱，故令无宠之妹，候公于宫。因无知之绌，遂害襄公。若出远无代，宁得谋及妇人，而为公室之乱乎？是以杜预稽《春秋》之旨，即传安之注于临淄西，不得舍近托远，苟成己异，于异可殊，即义为负。然则葵丘之戍，即此地也。系水西左迤为潭，又西径高阳侨郡南，魏所立也。又西北流注于时。时水又东北流，渑水注之。水出营城东，世谓之汉漆水也。西北流，径营城北。汉景帝四年，封齐悼惠王子刘信都为侯国。渑水又西径乐安博昌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：昌水出东莱昌阳县，道远不至，取其

嘉名。阚骃曰：县处势平，故曰博昌。渑水西历贝丘。京相璠曰：博昌县南近渑水，有地名贝丘，在齐城西北四十里。《春秋》庄公八年，齐侯田于贝丘，见公子彭生，冢立而泣。齐侯坠车伤足于是处也。渑水又西北入时水。《从征记》又曰：水出临淄县北，径乐安博昌南界，西入时水者也，自下通谓之为渑也。昔晋侯与齐侯宴，齐侯曰有酒如渑，指喻此水也。时水又屈而东北，径博昌城北。时水又东北，径齐利县故城北，又东北径巨淀县故城北，又东北径广饶县故城北，东北入淄水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淄入濡。《淮南子》曰：白公问微言曰：若以水投水，如何？孔子曰：淄、渑之水合，易牙尝而知之。谓斯水矣。

又东北入于海。

淄水入马车渎，乱流东北，径琅槐故城南，又东北径马井城北，与时渑之水，互受通称，故邑流其号。又东北至皮丘坑入于海，故晏谟、伏琛并言淄渑之水，合于皮丘坑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马车渎至琅槐入于海。盖举县言也。

汶水出朱虚县泰山，

山上有长城，西接岱山，东连琅邪巨海，千有余里，盖田氏之所造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二十年，齐筑防以为长城。《竹书》又云：晋烈公十二年，王命韩景子、赵烈子、翟员伐齐，入长城。《史记》所谓齐威王越赵侵我伐长城者也。伏琛、晏谟并言水出县东南峿山，山在小泰山东者也。

北过其县东，

汶水自县东北，径郚城北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朱虚县东四十里，有郚城亭，故县也。又东北径管宁冢东。故晏谟言：柴阜西南，有魏独行君子管宁墓，墓前有碑。又东北径柴阜山北。山之东有征士邴原冢，碑志存焉。汶水又东北，径汉青州刺史孙嵩墓西，有碑碣。汶水又东径安丘县故城北。汉